

收稿日期:2024-08-30

场域理论视角下历史村镇旅游 活化路径模型建构及实践选择

龚艳^{1,2}

(1. 盐城师范学院 商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7;2.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盐城分院,江苏 盐城 224007)

摘要:旅游活化是历史村镇活态保护和传承延续的有效方式,而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实现必须依托于特定的场域空间。基于场域理论对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进行阐释,厘清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核心要素在旅游活化场域中的内涵及定位,辨析各要素之间互为作用和影响的逻辑关系,构建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路径模型,并根据旅游活化场域的现实与发展需求,对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的实践选择提出建议,以提升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理论;路径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2-0046-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旅游活化路径研究”(21YSB012)。

作者简介:龚艳(1973—),女,江苏滨海人,盐城师范学院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旅游经济与文化遗产旅游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2.017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历史村镇作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村)^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历史村镇逐步陷入传统建筑破损、人口空心化、传统文化遗失、过度商业化和景区化、历史风貌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不足、人文与自然共生格局消失等困境^[1]。因此,历史村镇的保护和发展成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关于公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第一批)的通知》明确的历史村镇概念。

为各界热议的重点话题,学术界也对此给予高度关注。

历史村镇保护研究经历了从“静态保护”到“动态保护”^[2],再到“活态保护”^[3]的发展过程。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活化在遵循可持续再生理念的基础上,通过“以用促保”的方式,存续、激活历史村镇的传统肌理和特质,让传统基因在旅游利用中成为村镇的特色标识和公众的时代记忆,已成为历史村镇活态保护和传承延续的有效方式^[4]。国外在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研究中强调游客、居民、政府和旅游组织者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5,6],主要内容有空间重构^[7]、风貌治理^[8]、居民文化认同^[9]及社区营造^[10]等。国内相关研究关注旅游活化的模式和路径,一方面,从理论视角探讨历史村镇这一文化遗产地旅游活化的主要模式。如通过对村镇活化与旅游开发互动的原理、内涵及驱动因素的分析,构建“4C+4D”活化模式^[11]。另一方面,从实践视角聚焦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路径。主要针对村镇遗产保护与旅游活化的矛盾和困境提出具体的活化策略^[12-15]。

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关注更偏向具象化方式与手段,而对历史村镇旅游活化构成要素、运行机理的理论探究还不够充分,且没有提出与之匹配的分析视角或框架,缺少学理性、系统性和关联性。鉴于此,有必要引入更广阔的视野、借鉴更深层次的理论去抽象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路径,解构旅游活化的底层逻辑,在剖析旅游活化构成要素与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路径模型,探索旅游情境下历史村镇保护、传承甚至再生的实践选择,以期为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理论阐释

(一)场域理论的核心思想及观点

“场域”作为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被学者们通过类比的方法移植到社会学研究领域。19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开始致力于场域及相关概念的研究,并将场域理论进一步普适化,使该理论成为社会学中具有统领性意义的基础理论。场域理论中主要有三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即场域、资本和惯习,其中场域作为“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16],呈现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17],这个网络或构型的内在结构、利益分配、秩序规则由处在这些位置上占有权力或资本的行动者把持乃至控制。为构建场域和解释场域的特定逻辑,布尔迪厄引入了“资本”和“惯习”两个重要的概念范畴,认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成果”^[18],行动者拥有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决定其在场域中不同位置和所采取的策略,因此对资本的争夺可以维护或提升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惯习作为类似于结构意义的组织化行动的产物,存在于行动者的潜意识和心智结构中,表现为一种倾向、脾性、资质或嗜好,受场域中交织的各种社会力量形塑,并反过来适应场域。同时,惯习在资本影响下引导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调整场域和转化资本。

综上所述,场域理论三个核心概念存在“本体论的对应关系”^[18],呈现双向建构的动态特性,它们通过相互影响进行连接,共同阐释了布尔迪厄的总体性实践科学。

(二)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历史村镇旅游活化

在旅游学研究中,学者们沿用了布尔迪厄“场”论的基本架构,对旅游场域的空间结构^[19]、行动策略^[20]、边界扩张^[21]、分化变迁^[22]等进行探讨。历史村镇旅游活化作为旅游场域中的一种实践活动类型,在以旅游可持续再生理念推动下促使村镇发生空间重构和文化重塑,其场域空间中的行动者不断交织形成了特有的客观关系网络或某种关系类型。场域内出于对历史村镇保护和

利用的目的而介入的各种外部力量、资本和权力会促使行动者原生惯习被动发生改变。同时,占据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在自身惯习的引导下对资本进行争夺与转换,实现旅游活化“自上而下”指导推进与“自下而上”参与反馈的结合^[23],共同推动旅游活化场域的再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的策略要始终坚持在历史村镇传统基因保护基础上的适度旅游利用,同时尽量避免两方面的冲突和脱节,以符合旅游活化运作规则。

由此可见,历史村镇旅游活化所形成的结构空间在旅游场域中属于相对独立的“社会小世界”^[24],有其自身独特的运行路径和发展逻辑。据此,本文尝试将场域理论作为理解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以期弥补以往旅游活化现象阐释基础上的理论欠缺,为深入审视和分析旅游活化背后隐含的潜逻辑、新问题以及关联性影响提供一种学理层面的视角与方法。

三、场域理论视角下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路径模型建构

场域理论下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路径研究关键要厘清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核心要素的内涵及定位,并在此基础上辨析各要素之间影响的逻辑关系,从而构建科学合理的理论模型(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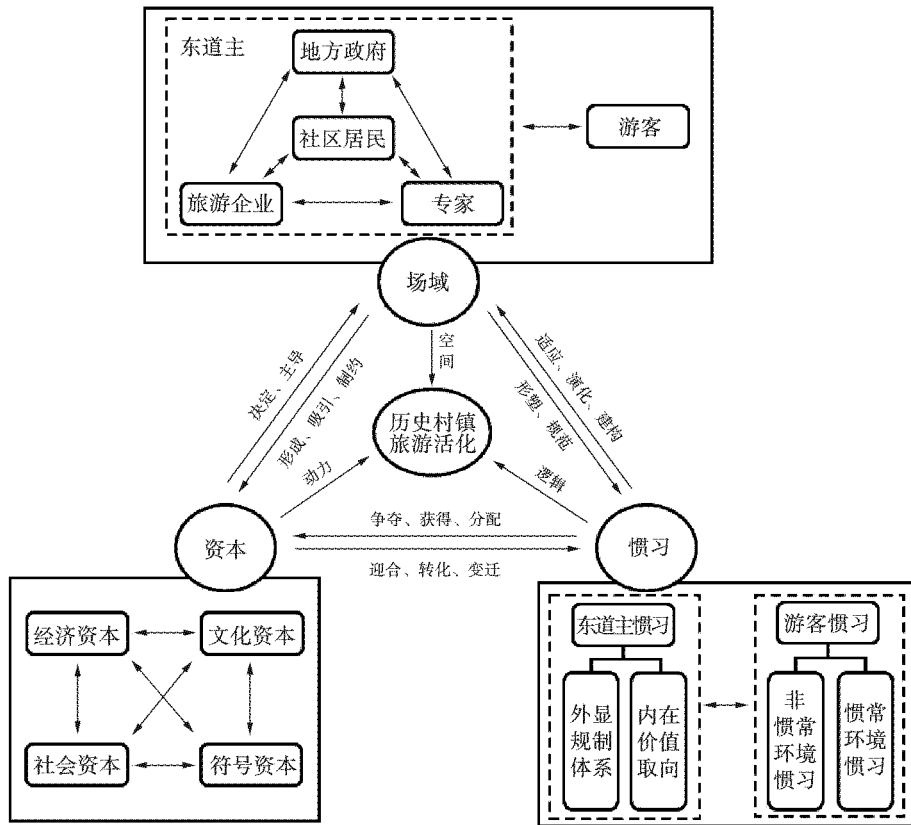


图1 场域理论视角下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路径模型

(一)要素分析

1. 场域——活化空间

旅游活化场域是因旅游开发利用而形成的各行动者参与社会活动的关系网络或竞争空

间^[20]。在这个特定的空间中,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行动者包括东道主^①和游客,旅游活化的实现依赖于历史村镇东道主内部行动者以及东道主与游客之间的协作配合。东道主作为村镇旅游活化的直接参与者,是旅游活化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而游客则在与东道主的互动中间接参与了历史村镇的保护和复兴。

有别于传统旅游场域中游客处于行动者关注的焦点,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中社区居民虽然是权力的管治对象,但他们是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守护者、继承者和传播者,随着历史村镇认定和保护标准中“人”的作用日益突显,社区居民在行动者中逐渐居于核心地位,而场域中的其他行动者构成旅游活化的重要推力。地方政府代表的政治精英和组织精英掌握着历史村镇空间资源利用的话语权,协调各方参与历史村镇的保护、传承与利用,主导旅游活化工作的开展。旅游企业(投资者、经营者)在遵守相关法规、规章和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资本投资、项目开发、经营活动来获得旅游活化的经济收益。外部专家则从政府的政策需求和监督管理出发,进行评估、分析、研究,设计出满足行动者各方要求的村镇旅游活化规划和保护方案。

在旅游活化场域中,离开惯常环境到访历史村镇的游客,不仅以自身的凝视让东道主认识到历史村镇传统基因的价值,驱动村镇开始寻回内在本真,还以参与者的身份推动村镇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村镇重新迸发出生机和活力。东道主各方在解读游客特点和需求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历史村镇空间的参观性和可体验性,让曾经“生活化”而又遭遇“去生活化”的村镇空间转化为“再生活化”的旅游产品^[4],使历史村镇传统基因摆脱被封存、被冻结的消极和颓败状态,并实现场域空间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交汇交融。

2. 资本——活化动力

在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中,资本并非一般所理解的货币或金融形式的狭义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类型,还涉及符号资本^[17],这些资本类型在特定情境下可以相互转化、流动或交换,共同形成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运行的动力,以及场域内行动者斗争的手段和工具,把握着村镇旅游活化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走向。

经济资本以货币为衡量标准,可理解为历史村镇开展旅游活化所必须的资金基础。经济资本作为显性资本,是历史村镇旅游活化顺利实施和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亦能流动或转化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20]。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经济资本早期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贴、专项资金,随着“政府-专家-企业-居民”共同参与模式的产生,围绕游客带来的旅游收益,活化利用的资金渠道得到拓宽,除财政资金外,还出现以下三种主要经济资本:通过政府和私营组织合作(PPP)模式,引入国内外私营资本参与建设及运营;以政府注入的村镇资产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融资,获得的资金用于村镇旅游活化项目;在政府引导下,村镇居民自筹资金进行保护利用。

文化资本表现为承载着地域文化基因的有关资产,主要可指代为历史村镇开展旅游活化所依托的有形及无形遗产资源。有形遗产资源包括村镇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地上和地下各类传统风貌建筑设施、街巷河段、古树名木、遗址遗迹等物质文化;无形遗产资源包括在历史上形成并被人民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美术、医药、游艺与杂技,民风民俗,神话传说,以及传统技艺持有者所传承的地方性知识和特殊技能等。历史村镇依托以上文化资本通过旅游活化对场域内“实存”的遗产资源进行开发和再生产,以游客和居民获得收益的方

^① 广义的东道主包括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外部专家、旅游企业等,狭义的东道主包括地方政府、社区居民。相对于游客而言,居住于目的地的外部专家、旅游企业可以看作是东道主的一部分。

式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并通过相应行政管理部門的认定或行动者的认可流动为符号资本。

社会资本具有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可意指从实际的或潜在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和积累的资源总和,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具有圈层化的特征。随着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发展,场域内社会资本除原有的政府、居民等行动者外,各种外来的社会保护与利用势力纷至沓来,包括专家、旅游企业(投资者、经营者)等,他们在历史村镇可持续再生理念的指引下,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存在其中的行动者各方沟通交流网络。这个网络将场域行动者以垂直和水平的方式联结起来,并成为其沟通的桥梁与纽带^[25]。在此过程中,行动者各方利用自身的角色与结构位置实现了不同资本间的转化和流动。

符号资本是上述三种资本得到明确的或实践的“承认”所表现的形式,具体表现为在知识和认可实践逻辑基础上长期积累形成的荣誉、名声、特权或神圣性等象征性资源。符号资本与权力联系紧密,是一种以合法化的符号权力形式呈现的信誉资本。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下的符号资本亦是权力的衍生物,通常围绕传统文化和旅游发展来获得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中国传统村落”“国家 A 级旅游景区”“文化和旅游示范区”“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文化生态景区”“农业旅游示范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荣誉称号,并以这些荣誉及塑造的“再地方化”品牌实现向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

3. 惯习——活化逻辑

惯习作为寄居于行动者身体之中的“性情倾向系统”,用以解释场域内行动者的所感、所思、所言、所行,是行动者实践逻辑与实践策略的体现。东道主和游客组成了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的行动者,因此,对于历史村镇旅游活化惯习的解读,亦从东道主惯习和游客惯习展开。

从东道主惯习来看,主要表现为政府、企业、专家等呈现的法规、政策、制度等外显的规制体系,以及村镇居民个体自身带有的观念、意识、性情等内化的价值取向。政府、企业、专家的惯习是按照对历史村镇保护兼顾利用需要的理解,在治理领域中自然习得,建立以传统基因价值保护逻辑和合理利用逻辑并重的旅游活化规制体系。历史村镇保护工作在遵照“三法两条例”^①框架要求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政策规章、地方法规、制度规划为旅游活化惯习的形成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导。如《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2021年)明确的“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在保持原有外观风貌、典型构件的基础上,通过加建、改建和添加设施等方式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利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产生活”,体现了历史村镇在合理利用中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践行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生产生活有机交融的旅游活化理念。在现有的治理体系、资本运作和社会关系下,历史村镇居民的行动策略表现出对政府规训的认同和旅游活动的顺应^[26],故其惯习一部分由现行旅游场域的规制体系习得^[27],而另一部分则由原有生活场域的乡规民约延续而来,并在不断调适中逐步形成以传统生活延续逻辑为根本、旅游市场发展逻辑为延伸的复合型价值取向,用以约束和引导自身的社会实践运作方式。

从游客惯习来看,一方面,游客逃离惯常环境“腻”和“烦”的生存逻辑来到新的社会空间,品味短暂的“诗意地栖居”生活方式,在与历史村镇东道主各方积极互动的经历和体验中建构“可转移性”惯习,如“地方性”“人情观”“怀旧观”等行为倾向和脾性嗜好。另一方面,由于惯习具有“持

^① “三法两条例”指《文物保护法》《城乡规划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久性”特征,故尽管游客身处异地他乡,体验着他者生活,却仍然会抱着惯常环境中已有的惯习,希望有自身熟悉的场景、文化,在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中表现出一定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性”的实践运行逻辑。然而,鉴于游客对历史村镇另类 and 差异化生活的期待,前一种惯习在引导游客实践行为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二)要素关系辨析

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路径中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核心要素通过关系相互连接,并形成以下三组关系链,即旅游活化场域与资本关系链、旅游活化资本与惯习关系链以及旅游活化惯习与场域关系链,这些关系链呈现互为作用和影响的态势,共同构成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路径模型。

1. 旅游活化场域与资本关系链

将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作为完整的网络体系考察,它不仅包含行动者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生态及文化等客观存在的实体场域,还涵盖由实体物质作为载体而形成的与行动者有关的制度、规范、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生活方式、资本运作等虚拟场域,虚实两个子场域所提供的资源形成和累积了旅游活化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甚至是具有荣誉称号的符号资本。同时,旅游活化场域呈现出来的具有旅游功能的生产、生活、生态及文化复合空间,有利于吸引多方行动者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集聚。此外,旅游活化场域“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导向制约资本的产生与分配,防止过热经济投资导致历史村镇旅游发展的过度商业化及对文化资本的挤占。

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行动者在场域中占据的位置,主导场域的建构和运行,控制绝大部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专家、游客往往处于“统治地位”,在历史村镇旅游活化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力,把持乃至控制了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的内在结构、利益分配、秩序规则,是推进村镇场域构型与内容更新演变的主要力量,而占有绝大部分文化资本的社区居民虽有着自身利益诉求,但往往处于“被统治地位”,在能动与被动中调整日常生活和自身活动计划,表现出与其他行动者“一致”和“认同”的行动策略。

2. 旅游活化资本与惯习关系链

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资本在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的主导下不断渗透和扩散至传统空间,促进村镇原有空间压缩、瓦解、重组为与保护发展相适应的旅游复合空间,以迎合游客开展旅游体验和消费的惯习^[28]。历史村镇文化资本在经济资本的加持下,通过旅游体验让游客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内化和吸收,可以自发转化为游客个体惯习。另外,随着旅游活化关系网络的复杂化,外来行动者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介入和博弈促使历史村镇社区居民的原生惯习结构发生调整乃至逐渐被打破,产生了相应的变迁,并在居民的适应过程中建构与场域相契合的惯习。

旅游活化场域是不同行动者所循规制、社会经历、思想观念等惯习相互竞争的空间,适应场域运行的惯习会使行动者易于在空间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经济、社会、文化、符号等资本,并促进资本运作能效的释放。因此,旅游惯习在空间实践中被不断更新、调适,以影响行动者思考和行为的方式来推动旅游活化资本的争夺和获得。同时,历史村镇旅游活化惯习作为规范与准则能够为资本量及结构关系的分配提供科学指导,如作为场域内关键权力话语者,地方政府会依据治理惯习来初始分配旅游活化资本^[26],以引导专家、企业、居民的资本运作在满足游客需求基础上实现村镇的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

3. 旅游活化惯习与场域关系链

当东道主与游客在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内相遇时,双方惯习的差异和脱节会立刻显现出来,这导致主客间在旅游复合空间的占有、使用上产生冲突与争夺,受挫的经验需要主客双方在深刻洞察旅游活化场域规则的基础上,发展出能相互匹配的新惯习,以适应旅游活化场域“内源性自生式本体空间”和“外源性嵌入式构建空间”并置的形态特征^[19]。同时,东道主和游客生成的新惯习指引着自身对村镇原有空间的制度结构、生产方式、关系网络的重构,进而有助于推动旅游活化场域的动态演化和建构。

为促进历史村镇在旅游情境中的可持续利用,东道主在对传统基因识别、筛选和确认的基础上,对传统要素开展一系列旅游活化创新活动,并借助媒体平台、学术研究等宣传与传播传统资源的价值。这些场域活动形塑行动者惯习,一方面,旅游活化提升了东道主文化资本的价值,使东道主的传统农业场域惯习被旅游场域惯习部分取代;另一方面,将活化理念融入到游客的思维品性、情感价值、理想愿景中,丰富游客非惯常环境的行为倾向和脾性嗜好。此外,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实践的深入,也在不断规范着东道主和游客的规制体系、价值取向、禀性系统等惯习,推动村镇保护与发展的实现。

四、场域理论视角下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实践选择

(一)场域维度:增权社区居民,优化场域行动者位置结构

行动者在旅游场域中的位置结构差异,决定他们在推进历史村镇旅游活化进程时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内,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专家与游客的“统治地位”使其在话语权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单方面压制,使居民的参与呈现深度和广度不足的态势^[29],进而导致社区居民合理诉求的悬置、缺位或失声。因此,借鉴旅游增权的相关研究^[30-32],通过社区增权让社区居民全过程、全方位地参与到村镇旅游活化中,改变居民在场域中的位置结构,在最大程度上缩小社区居民与地方政府、旅游企业、专家、游客的位置差异,实现场域内居民与其他行动者位置结构的动态平衡。

首先,以经济增权激发居民参与意愿。一方面,完善旅游活化场域运营与居民利益实现的联结机制,推动政策、资金和人才投向历史村镇保护和合理旅游开发,如江苏省周庄镇从2000年起实行的“保护基金”制度,把居民的生活改善和生计提升作为旅游活化场域的应有议题,从而调动了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创立旅游活化场域利益的共享机制,将一定比例的旅游收入作为历史村镇传统基因保护分红经费,如贵州省西江镇综合吊脚楼建筑的保护程度、家庭人口数、居民保护行为的规范等因素进行分红,提升场域中居民的旅游收益获得感。

其次,以教育增权提升居民参与能力。一方面,应在整体上加强历史村镇社区居民对传统基因价值及旅游活化作用的教育培训,如四川省尧坝镇通过“服务+知识”打造“微讲堂”,宣讲传统文化、旅游管理等知识,营造旅游场域中的传统文化氛围,提升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保护利用能力。另一方面,将场域中的居民划分为普通居民、旅游从业者以及传统手艺人等不同类别行动主体,有针对性地实施分层分类的教育培训,增强居民参与的内生性发展动力。

最后,以政治增权畅通居民参与渠道。地方政府要建立旅游活化场域的居民参与决策与监管的机制。如浙江省河阳村、福建省嵩口镇等成立居民议事厅、工作坊等公共参与平台,由村两委、宗亲会等定期组织居民讨论村镇保护利用相关工作。此外,可设置旅游活化监管的专职机构,推选素质高、能力强的居民担任治理监督员、协调员和宣传员,用于调解居民与其他行动者之

间矛盾以及提供沟通渠道,从而减少场域中“精英俘获”现象的发生。

(二)资本维度:凸显文化资本,推进资本与场域充分结合

历史村镇作为文化遗产的集聚地,其文化资本所包含的有形和无形遗产资源是旅游活化场域运行的核心。因此,要深挖历史村镇文化资本的特色和内涵,以差异化的活化发展增强场域旅游吸引力。一方面,应当注重以文脉肌理为主线,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地理、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视角,深入发掘、梳理和解析历史村镇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人文环境及其所依存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自然景观环境的各个方面,筛选、提炼传统文化资本的特质和符号,并以文化符号为牵引进行村镇传统的文化要素、生产经营、生活风貌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旅游展示。尤其要增强以文化资本为根的本地化生活情景融入,如江苏省窑湾镇的“夜猫子集”尝试最大程度保留和延续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场景与传统商业活动带来的烟火气,为游客呈现村镇原有的文化特色和民俗风貌^[33]。另一方面,根据旅游活化场域的需要,对村镇文化资本进行二次重构,通过场景再造、元素添加、技术加持等方式,创新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产品,如浙江省濮院镇定位于“中国时尚古镇”举办的“针织即时尚”时装周、湖南省芙蓉镇融合“游戏+文旅”打造的游戏实体家园“天衣别院”等,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化、艺术和时尚的融合,为游客提供更鲜明的文化名片和更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体验^[34]。

随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进入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实体空间,在推动当地遗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传统“火种”和“基因”的存续。因此,应进一步加大资本与场域的联动,以实现两者的同频共振。从经济资本来看,在保持历史村镇文化遗产的外观、风貌、技艺、精神等特征的基础上,培育可以有机融入村镇生产生活的旅游新功能和新业态,如北京市爨底下村通过开发符合村镇价值特色的“爨舍民居”,实现经济资本赋能旅游活化场域,并强化旅游活化收益对村镇保护的反哺作用。从社会资本来看,加强场域行动者垂直和水平沟通网络搭建,健全各方行动者之间的协同关系网络,在旅游活化中整合社会资源,以营造多元主体合作的新生态,形成村镇旅游活化的共同认知。从符号资本来看,既要加大历史村镇“符号”向“符号资本”的升级和转化,积极申报镇名村、旅游景区、文旅融合等类别美誉称号,获得遗产资源的信任资本,又要强化符号资本围绕旅游需求的再生产,以品牌形象复制、文旅产品销售等形式契合旅游活化场域。

(三)惯习维度:调适主客惯习,形成行动者良性互动惯习

在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东道主惯习与游客惯习存在差异,会表现出一定的隔阂、排斥,甚至对立的关系,如作为村镇传统文化持有者的东道主对传统文化基因保护和认知的坚守,与游客惯常环境消费惯习之间会形成一定的矛盾冲突。面对这种冲突,如果一方行动者只是单纯地抵制或是一味地迎合,都可能导致另一方脱离场域的现象,从而导致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的解体。因此,需要将旅游活化场域中的这两类惯习相互调适,以逐步消弭主客冲突,并实现主客双方达到相对和谐的状态。

东道主惯习的调适可通过以下方法展开:一方面,要完善规制体系。在旅游活化中应建立兼顾历史村镇整体保护、旅游开发与民生保障的管理机制,形成系统合理、科学公正的政策体系,并发挥乡规民约的导向功能,从而将场域行动者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在旅游活化的理念框架内。另一方面,要规范行动策略。历史村镇旅游活化场域既应重视承接传统旅游场域自觉迎合游客需求的调适策略,强化“符号性解读-预期游客反应,选择行动方案-视游客反应调整行为”^[20]的调适过程,也应适当拒绝游客惯常环境的惯习、经验和价值观,在充分考虑村镇遗产价值特色、原使用

功能、保护要求、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回归文化自觉,进行旅游活化利用功能的选择与演绎,提供更完整的传统基因活化利用与感知体验。

游客惯习的调适需要重视场域行动者的主体性,让游客在与东道主的良性互动中感受到历史村镇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底蕴,形成对旅游活化行动逻辑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特别是承载着国家记忆和族群记忆的长城、大运河、长江等沿线的历史村镇,能够增加游客集体(族群)的自豪感和归属感,进而呈现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此外,在认同观念驱动惯习的主动调适中,游客与东道主一起推动村镇传统文化的再创造,继而实现主客双方需求结构的和谐,以此促进历史村镇旅游活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示范案例:第二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3.
- [2] 梁航琳,杨昌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观[J].建筑师,2006(2):10-13.
- [3] 吴开松,郭倩.文化生态视域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0(3):114-124.
- [4] 吴必虎,徐小波.传统村落与旅游活化:学理与法理分析[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1(1):5-21.
- [5] KURNAZ A, ANIKTAR S. Examination of rural architecture that shapes sustainable tourism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rough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Sile, Istanbul[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4,27(13):2134-2150.
- [6] ZHANG R R, SMITH L. Bonding and dissonance: Rethinking the inter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in heritag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74(10):212-223.
- [7] OH Y. Insta-Gaz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and contested transformation of Woljeong, South Korea[J]. Tourism Geographies, 2022,24(6/7):1040-1060.
- [8] HODGES M. Disciplining memory: Heritage tourism and the temporalisation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rural Fr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09,15(1):76-99.
- [9] PARK H, KOVACS J F. Arts-led Revitalization, Overtourism and community responses: Ihwa Mural Village, Seoul[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0(36):1-9.
- [10] HAMILTON K, ALEXANDER M. Organic community tourism: A cocreated approach[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42(1):169-190.
- [11] 黄杰,李晓东,谢霞.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活化与旅游开发的互动性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8(5):119-128.
- [12] 时少华,梁佳蕊.传统村落与旅游:乡愁挽留与活化利用[J].长白学刊,2018(4):142-149.
- [13] 刘雪丽,李泽新,杨琬铮,等.论聚落交通遗产的活化利用:以茶马古道历史古镇上里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8,25(11):93-102.
- [14] 欧阳国辉,杨春蕾.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乡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策略:以黄山市休宁县木梨硐村为例[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2):102-109.
- [15] 曾灿,刘沛林,曹扬意,等.“美丽中国中脊带”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及活化策略[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3,42(6):86-92.
- [16] 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17] 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18]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19] 郭文,黄震方.基于场域理论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多维空间生产研究:以江南水乡周庄古镇为例[J].人文地理,2013,28(2):117-124.
- [20] 宋秋,杨振之.场域:旅游研究新视角[J].旅游学刊,2015,30(9):111-118.
- [21] 马波.旅游场域的扩张:边界与政策含义[J].旅游学刊,2016,31(9):17-20.

- [22] 周坤,王进.场域织补:旅游传统村落更新理论新议[J].人文地理,2020,35(4):17-22.
- [23] 周樟垠,曾庆云,陈华智.社区营造视角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以梅湾村为例[J].小城镇建设,2016(9):38-49.
- [24] 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的社会用途[M].刘成富,张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5] 王勇,熊惠,李广斌.社会资本视角下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困境研究:基于苏州周庄、锦溪、黎里3镇调研[J].地理科学,2021,41(7):1219-1226.
- [26] 吴志才,张凌媛,郑钟强,等.旅游场域中古城旅游社区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视角[J].旅游学刊,2019,34(12):86-97.
- [27] 孟祥林.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发展的向度、瓶颈与对策[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2):71-83.
- [28] 杨兴柱,苏云清,周玲,等.场域理论视角下城市文化空间旅游化的特征与机制:以合柴1972工业记忆小镇为例[J].旅游学刊,2024,39(7):54-70.
- [29] 王辉.论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的历史变迁及路径重构[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1(5):81-89.
- [30] SCHEYVENS R. Ecotourism and the empowerment of local commun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1999,20(2):245-249.
- [31] 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23(4):58-63.
- [32] 陈新新,李伯华,窦银娣,等.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以惹巴拉村寨为例[J].热带地理,2022,42(1):100-112.
- [33] 曹燕.走出同质化焕新古镇生命力[N].中国旅游报,2024-03-12(5).
- [34] 鲁娜.古镇旅游如何不“千镇一面”[N].中国文化报,2023-05-30(7).

Model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Tourism Resources Exploration in Historic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GONG Yan^{1,2}

(1. Business School,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2. Yancheng Branch, Research Institute of Grand Canal Cultural Belt Construction, Yancheng, Jiangsu, 224007, China)

Abstract: Tourism resources exploratio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villages, which relies on specific spatial settings.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nota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he three core elements of field, capital, and habitu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resources explor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lements. The research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the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resources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villages, on the basis of the reality an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in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way.

Key words: historical villages; tourism resources exploration; field theory; path model

〔责任编辑:陈济平〕